



邵阳城步县南山牧场紫阳峰顶

作者简介：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1967年12月出生于长沙县一个教师家庭。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同年开始文学创作。于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均有所涉猎。出版有散文集《自己是谁》《书生本色》《声音的花朵》，小说集《小说与故事》，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等专著十余部。现为《大学时代》杂志社执行主编。

蒋兆枝，籍贯湘阴。1977年11月出生于长沙市，1999年毕业于天津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系。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报刊及丛书中发表摄影及配图作品。现就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初中生》编辑部。

[illegible]

两个人的书

吳昕儒 著 蔣兆岐 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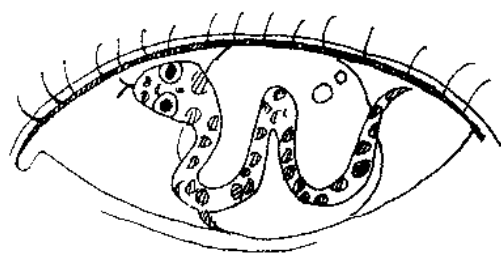
I 227
331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书生就是与书打交道的。读书、评书或者写书，都是书生干的事。自从唐代科举之后，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不事工贾，不，应该说，「不事工商」的职业。只有等到一旦科举开科，高朋满座，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皇上他老人家赐于洪福齐天，安排你一个好职位，所到之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一片「民不聊生」，你最大可以施展抱负，把清几年，搞几十年政绩在海面下的那些辛苦钱连本带利，甚至一本万利地捞回来了。

两个人的书

吴昕孺 著 蒋兆枝 插图



14



邵阳城步县南山牧场紫阳峰顶

作者简介：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1967年12月出生于长沙县一个教师家庭，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同年开始文学创作。于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均有所涉猎。出版有散文集《自己是谁》《书生本色》《声音的花朵》，小说集《小说与故事》，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等专著十余部。现为《大学时代》杂志社执行主编。

蒋兆枝，籍贯湘阴。1977年11月出生于长沙市，1999年毕业于天津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系。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报刊及丛书中发表摄影及配图作品。现就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初中生》编辑部。

梨梨作秀之一





梁梨作秀之二



在昕孺的老家罗岭



与南山牧场的奶牛合影



在老家罗岭假扮“知青”情侣



在苏州拙政园，坐在据说是苏东坡坐过的凳子上

序

本书是根据《中国文学史》编写而成的，旨在为读者提供一部权威的、系统的、全面的文学史知识。本书共分五卷，分别介绍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创作史、中国文学接受史。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力求做到准确、客观、公正。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参考。

半生做书吏打交道的。读书、评书或者写书，都是书生的活。
自以唐代兴科举之后，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不拿工资，不，应该说是一——拿不到工资的职业。只有等到一旦祖坟开坼、高阁得中、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皇上他老人家赐予洪福齐天，安排你一个好职位，所谓居庙堂之高，庙堂之下黑鸦鸦一片“民不聊生”，你就大可以施展绝学，把前几年、前几十年耽搁在寒窗下的那些辛苦费连本带利，甚至一本万利地捞回来了。

书生就是与书打交道的。读书、评书或者写书，都是书生干的活。

自从唐代兴科举之后，书生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不拿工资，不，应该说是一——拿不到工资的职业。只有等到一旦祖坟开坼、高阁得中、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皇上他老人家赐予洪福齐天，安排你一个好职位，所谓居庙堂之高，庙堂之下黑鸦鸦一片“民不聊生”，你就大可以施展绝学，把前几年、前几十年耽搁在寒窗下的那些辛苦费连本带利，甚至一本万利地捞回来了。

可是，不幸碰上像蒲松龄这样的老先生，考到七十多岁，还是一个穷秀才，无福享受皇恩，就只好一头钻到书堆子里不出来。他在《聊斋志异》里挖空心思、巧令妙令地营造了一个狐仙世界，至少在精神上把前七十年耽搁在寒窗下的那些辛苦连本带利地赚回来了；而在荣誉簿上，靠一本书赢得身后万世名，在后人看来，真有“百二秦关终属楚”的酣畅之感，这不是“一本万利”么？

我常常研究“书生”这个词。这个名词取得真好，恰当不过。在中国，从政的叫官员，不叫“官生”；做买卖的叫商贾；打仗的叫军人；现在的白领一般通称职员等等，都不称“生”。所以说，“生”这个词有讲究。我看书生的“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陌生，书读多了对其他世事都很陌生，既不会翻云覆雨，也不会上下其手，更不能八面玲珑，古人早有说法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或者干脆喊一声“书呆子”，

本书是作者打定主意写的，它不是一本“闲书”，而是有主见的书。它从历史的角度，对“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不仅是一本“闲书”，更是一本“有主见的书”。它从历史的角度，对“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不仅是一本“闲书”，更是一本“有主见的书”。

把你穷经的皓首看作一个空心萝卜头。

中国历史上，有两类人长时期惨遭禁锢，以致整个群类都集体无意识地留下了深刻的内心阴影。一类是妇女，被高度伦理化、纲常化的宋明理学锁在深闺之中，“男女授受不亲”，那男人满世界跑，哪里还有女人涉足的余地！于是，女人就把自己的脚裹起来取悦男人。三寸金莲，足不出户，男人高兴了，女人却成了头发长、见识短的“异物”。

另一类就是书生。有意思的是，书生与妇女遭受禁锢的时间差不多长，自宋始，经元，到明清则愈演愈烈，终至清亡，实在是不得不革命了。女人被关在物质的房子里，书生则是被禁在精神的雷池中——八股。近千年的时间里，偌大的国度，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的书生都被强制着只能读那几本书，只能写一种格式的文章。世界上没有千人一面，但“千篇一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过，而且蔚然大观。在那个时代，宝贵的生命可以轻易地被一个字、一句话剥夺，比如，清朝一位书生兴之所至，念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下一句就是“咔嚓”的铡刀声，小命没了。还有明代著名书生方孝孺，就是因为不肯为自己不喜欢的皇帝写登基诏书，竟至诛灭十族！古人曾美滋滋地念叨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难道书中就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深牢大狱，没有孤魂野鬼？

再回到前面，书生的“生”另有一种含义，那就是生机。与刻板的职员、油滑的商贾、勇猛的军人和诡谲的官员相比，书生更有一股“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活力。这也是人类文明得

平生就是与书打交道的。读书，读书或者写书，都是和生平的。自从来到时代以来，书生就成了一种职业。不拿工资，不，应该说是一种不到工资的职业。只有等到一旦相安无事，是南海中，金榜题名，《李太白集》上，皇上能派人来赐给洪福齐天，安得你一个好彩头，所谓福至之期，庙堂之下，集贤殿一片《太平御生》，你便可以随他半，把前几章，前几十年数到在书下的那些字，高高兴兴地，甚至一本万利地，那便回来了。

129/ 我对世界如是说 /134/ 掌中泥土 /138/ 火种 /141/ 金色村庄 /145/

二，札记

1， 悖论

老生常谈 /151/ 镜子中的我 /152/ 永恒只是一种方式 /153/ 普遍与个别的生存 /154/ 聪明人 /155/ 神的意思与人的意思 /156/ 祈祷 /158/ 悖论 /159/ 受难 /160/ 疲倦的玩耍 /161/ 神往于一种迟钝 /162/ 内心的表达 /163/ 以一张椅子为中心 /164/ 未来的本来面目 /165/ 一种观念 /166/ 法律 /167/ 权力 /167/ 不对劲 /168/ 世界由错误组成 /169/ 构思 /171/

2， 生活本身

照像 /173/ 信息的淫威 /174/ 信息场 /174/ 位置 /175/ 人心 /176/ 历史是一个圈 /177/ 乘槎浮于海 /178/ 生活本身 /179/ 时间之流 /180/ 数字 /182/ 看球 /183/ 长途旅行 /183/ 有意思的一天 /185/ 忘记 /186/ 在绥宁遇贼 /187/ 年终 /188/ 办杂志 /189/ 看雨 /190/ 城市 /191/ 停电 /192/ 局 /193/ 收藏 /194/ 劳动 /194/ 信任 /195/

3， 读《谈艺录》札记 /197/

跋 /208/

附：吴昕孺诗歌创作年表（至2003年止） /212/

诗歌

之抒情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